



LE PÈRE GORIOT

# 高老头

〔法〕巴尔扎克 著  
詹婷 译



光明日报出版社

# 高老头

LE PÈRE GORIOT

[法]巴尔扎克◎著

詹婷◎译



光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 C I P ) 数据

高老头 / (法) 巴尔扎克著; 詹婷译. --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7.6  
ISBN 978-7-5194-2965-2

I. ①高… II. ①巴… ②詹… III. ①长篇小说—法  
国—近代 IV. ①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124407号

## 高老头

---

著 者: (法) 巴尔扎克 译 者: 詹 婷

---

责任编辑: 阴海燕 责任校对: 傅泉泽

封面设计: 余 微 责任印制: 曹 诤

---

出版发行: 光明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珠市口东大街 5 号, 100062

电 话: 010-67017249 ( 咨询 ), 67078870 ( 发行 ), 67019571 ( 邮购 )

传 真: 010-67078227, 67078255

网 址: <http://book.gmw.cn>

E-mail: [gmcbbs@gmw.cn](mailto:gmcbbs@gmw.cn)

法律顾问: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龚柳方律师 ( De Heng Law Offices )

---

印 刷: 北京德富泰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北京德富泰印务有限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

开 本: 670mm × 950mm 1/16

字 数: 200 千字

印 张: 14

版 次: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94-2965-2

---

定 价: 22.80 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LE PÈRE GORIOT*

## 译者序

《高老头》发表于一八三四年，是巴尔扎克最优秀的作品之一，是封建宗法思想被资产阶级金钱至上的道德原则所战胜的历史悲剧的一个缩影。高老头是巴尔扎克塑造的一系列富有典型意义的人物形象中最为中国读者耳熟能详的，伴随着无数文学爱好者度过了美好的青春岁月。

小说以一八一九年底到一八二〇年年初的巴黎为背景，主要写两个平行而又交叉的故事：退休面粉商高老头被两个女儿冷落，悲惨地死在伏盖公寓的阁楼上；青年拉斯蒂涅在巴黎社会的腐蚀下不断发生改变，同时还穿插了鲍赛昂夫人和伏脱冷的故事。通过寒酸的公寓和豪华的贵族沙龙这两个不断交替的舞台，作家描绘了一幅幅巴黎社会物欲横流、龌龊丑恶的图画，暴露了在金钱势力支配下资产阶级的道德沦丧和人与人之间的冷酷无情，揭示了在资产阶级的进攻下贵族阶级必然灭亡的历史趋势，真实地反映了波旁王朝复辟时期的社会特征。

高老头是法国大革命时期起家的面粉商人，中年丧妻，他把自己所有的爱都倾注在两个女儿身上。为了让她们挤进上流社会，让她们从小接受良好的教育，出嫁时，给了她们每人八十万法郎的陪嫁。大女儿嫁给了雷斯多伯爵，做了贵妇人；小女儿嫁给了银行家涅切戈，当了金融资产阶级的阔太太。他以为女儿嫁了体面人家，自己便可以受到尊重，得到奉承。哪知不到两年，女婿们竟把他当作要不得的下流东西，赶出家门。高老头为了获得他们的好感，忍痛出卖了店铺，将钱一分为二给了两个女儿，自己则搬进了伏盖公寓。可是两个女儿只要爸爸的钱，没钱的高老头也就没有了女儿。

高老头得知一心想爬上上流社会的拉斯蒂涅，爱上了自己的二女儿，就想为拉斯蒂涅与女儿牵线搭桥，他购买了一幢小楼，供他们幽会。一天，涅切戈太太急忙来找高老头，说她丈夫同意让她和拉斯蒂涅来往，但她不能向他要回陪嫁，高老头要女儿不要接受这个条件，“钱是性命，有了钱就

有了一切。”这时，雷斯多夫人也来了。她哭着告诉父亲：她的丈夫用她卖掉了项链的钱去为情人还债，现在她的财产已差不多全被夺走，她要父亲给她一万两千法郎去救她的情夫。两个女儿吵起嘴来，高老头爱莫能助，急得晕了过去，患了初期脑溢血症。

在他患病期间，小女儿没来看他一次，她关心的是即将参加盼望已久的鲍赛昂夫人的舞会；大女儿来过一次，但不是来看父亲的病，而是要父亲给她支付欠裁缝的一千法郎定钱。高老头被逼得付出了最后一文钱，致使中风症突然发作。可怜的高老头快断气了，他还盼望着两个女儿能来见他一面。拉斯蒂涅差人去请他的两个女儿，两个女儿都推三阻四不来。老人每只眼里都涌出一颗泪珠，滚在鲜红的眼皮边上，他长叹一声说：“唉，爱了一辈子女儿，到头来反被女儿遗弃！”

小说主人公高老头向读者展示了一份特别的父爱。他把女儿当作天使，乐于牺牲自己来满足她们的种种奢望。为了女儿的体面，他歇了生意，只身搬进伏盖公寓；为了替女儿还债，他当卖了金银器皿和亡妻的遗物，出让了养老金，弄得身无一文；最后，仍然是为了给女儿弄钱，他竟想去“偷”去“抢”去代替人家服兵役，去“卖命”甚至“杀人放火”。

作者有意识地把高老头的父爱夸张到“荒谬的程度”，“任何东西都不足以破坏这种感情”。然而，这种“伟大的父爱”却为世道所不容，为女儿所抛弃。高老头的父爱反映了巴尔扎克的理想家庭形式，又借以批判了那个“猥琐、狭小、浅薄的社会”，高老头的父爱并不伟大，但从客观效果而言，其真实揭示了病态“父爱”产生、发展和终结的社会原因，这一点无疑是伟大的。

本书还成功地塑造了青年野心家拉斯蒂涅和没落贵夫人鲍赛昂的形象。前者原为一个外省贵族青年，想来巴黎上大学重振家业，但目睹上流社会挥金如土、灯红酒绿的奢靡生活后，特别是看到高老头的两个女儿对待父亲像榨柠檬一样榨干就丢弃的悲惨事件后，他看穿了这个世态炎凉的社会，对于人与人之间的所谓正义、亲情、友善等不再抱有任何幻想，于是他抱定决心，以一个挑战者的姿态杀进上流社会的角斗场。在鲍赛昂子爵夫人和逃犯伏脱冷的唆使下，逐渐丧失良知，开始为金钱而出卖正直，向资产阶级的拜金道路走去。书中主要描写了他野心家性格逐渐形成的过

程，最终他靠出卖道德和良心当上了副国务秘书和贵族院议员，而这一切的取得都依赖于极端利己主义原则。鲍赛昂子爵夫人是巴尔扎克为贵族阶级唱的一曲无尽的挽歌，她出身名门贵族，是巴黎社交界的皇后，只因缺乏金钱而被情人抛弃，被迫退出巴黎上流社会。

《高老头》在艺术上追求严谨，作者设置了典型环境，让典型人物活动于其中，使人与人的金钱关系与环境相契合，书中安排了四条情节线索，以拉斯蒂涅的堕落为主线，其他几条起辅助作用，纵横交错又脉络分明；典型人物的刻画是巴尔扎克的重大特色，不论是外貌描写还是心理描摹，都使人物栩栩如生；人物语言的个性化也是作者一大功力，贵族沙龙中的语言与逃犯的语言绝不一样，但又与他们各自的身份完美契合。

在本书中我们可以见证巴尔扎克深厚的写作功底。作品集中表现了巴尔扎克现实主义创作艺术的主要特色。精细而富有特征的典型环境、人物性格的典型化、精致的结构以及对比手法的广泛运用让巴尔扎克的艺术魅力展现得淋漓尽致。

愿每一位打开本书的读者徜徉其中都能收获心灵的共鸣！

# 目 录

|          |     |
|----------|-----|
| 第一章..... | 1   |
| 第二章..... | 39  |
| 第三章..... | 66  |
| 第四章..... | 109 |
| 第五章..... | 159 |
| 第六章..... | 188 |



扫码听书

## 第一章

巴黎城里的人都知道，伏盖太太是一位老女人，娘家姓龚弗冷。四十年来，她一直开着一所兼营客饭的公寓。公寓坐落于拉丁区和圣·玛赛城关之间的什·热威希街。伏盖家的这所公寓，任何人都接待，也从来没招过什么闲言碎语。然而三十年间却不曾有一位姑娘寄宿过，而且只有家里给的生活费少得可怜的青年男子才会住到这儿。虽然如此，一八一九年那出悲剧开场的时候，公寓里却的确住着一位可怜的少女。

悲剧，这个字眼近年来被讴歌痛苦及无病呻吟的文学家用得那么泛滥与牵强，以至于无人相信；可是此处却不得不用。并非这个故事呈现出多大的悲剧意味，只是我这部书出版之后，京城内外<sup>①</sup>或许有人会掉些许眼泪。离开巴黎是否还有人读得懂这部作品，恐怕就很难说了。书中有不少历史考证和本地风光的描写，只有住在蒙玛脱岗与蒙罗越高地<sup>②</sup>中间地带的人才可以领会。在这个著名的盆地，墙上的石灰随时都会脱落下来，阴沟里全是黑乎乎的泥浆，到处是真苦难、假欢喜，而且总是那么忙乱，不知要多么重大的事故才能使这儿轰动一下，给人们带来些微的痛苦。幸好邪恶与美德掺杂在一起会引发悲惨而又壮烈的悲剧，使一贯自私的人也会定定神，生出一丝同情心；可是他们的感触不过是转瞬间的良心发现，就好像一只甜美果子转眼就被吞噬殆尽。

文明就像一辆大车，与印度的神车<sup>③</sup>无异，碰到一颗十分坚韧的心，稍稍耽搁片刻，马上便把它压碎了，随即大刀阔斧地前行。大概多数读者也是如此，雪白的手捧了这本书，埋在温暖的安乐椅里，想着：或许这部小说

---

① 原文为拉丁文：Intra muros et extra。

② 这两处高地都是过去巴黎的郊区，分别位于巴黎城南北两侧。

③ 印度在节日游行时，将婆罗门教和印度教主神毗湿奴神像放在车上，接受信众膜拜，其间会有人投身车轮下，以祈祷转世之福。

能够让我打发休闲时光。读完了高老头的“不幸隐私”以后，您或许依然胃口极好地用晚餐，把您的无动于衷推卸给作者，认为作者过分夸张、胡编乱造。哪知道这个悲剧不是主观臆想，也不是信口雌黄，而是客观事实<sup>①</sup>，真实到每个人都可以在自己身上或心里发现它的影子。

这所公寓是伏盖太太的产业，位于什·热威希街的下段，就是地面从一个斜坡向弩箭街低下去的所在。坡很陡且崎岖不平，马匹极少上下，所以挤在慈谷军医院与先贤祠间的那些小街道异常清静。两座大建筑笼罩下的黄色调改变了周围的气氛，穹顶阴沉古板，使一切都显得死气沉沉，街面上石板干燥，阴沟里没有污泥与水，野草顺着墙根往上爬。一到这个地方，连最没心事的人也会变得心事重重。一辆车子的声音在这儿是件大事。屋子阴冷灰暗，整面墙垣全带着几分牢狱气息。一个迷路的巴黎人在这片只有公寓或私宅的郊区，只会看到苦难或艰难，等死的老人们或想作乐却不得不低下头用功的青年。巴黎城中找不出比这里更丑恶阴暗、更不为人知的街区了，尤其是什·热威希街，仿佛一个古香古色的镜框，跟这个故事严丝合缝。为使读者明了起见，就算用灰黑的色调肆意地描写也并不过分，正如游客参观早期基督徒墓窟的时候，走下一级级的阶梯，光线渐渐暗淡，向导的声音越来越空旷。谁又能说，枯萎的心灵与空洞的骷髅，到底哪一个看上去更为可怕？

公寓的侧面临着街，打开前窗便可以看到一个漂亮的小花园，房子跟什·热威希街刚好形成一个直角。房子正前和小花园之间有条略呈漏斗状的小石子路，大约宽两米；前面是一条平行的沙石小路，两边的风蓍草、夹竹桃和石榴树，统统种在蓝白色的大陶盆内。小路靠街一侧有一扇小木门，上面钉着一块招牌，写着：伏盖公寓。下面还有一行小字：本店兼营客饭，不论男女，敬请惠顾。

临街的栅栏门上装着一个声音极其刺耳的门铃。白天你从栅栏门前走过时，可以看到小路另一头的墙上画着一个仿青色大理石的酷似神龛的拱门，或许出自本街区哪位画家的手笔。神龛内供着一座爱神像，浑身油彩斑驳，鉴赏家或许会把它看作爱情病的标记，那是在邻近的街上<sup>②</sup>即可医治

---

① 原文为英语：All is true，取自莎士比亚剧作《亨利八世》。

② 指一七八四年建立的性病医院，位于巴黎圣雅各区。

的小儿科。神像座子上的铭文早已模糊不清，使人联想到雕像的年代——伏尔泰在一七七七年回到巴黎而备受欢迎的年代。那两句铭文是：

无论你是谁，她总是你的师傅，  
现在是，过去是，将来也可能是。

黄昏来临时分，栅栏门换上了板门。小花园的宽度刚好与正墙的长度相吻合。园子两旁，一边是临街的墙，另一边是与邻居分界的墙；大片的常春藤把那道界墙覆盖了，这在巴黎城中也算是一道风景，十分惹眼。各处墙上都钉着果树枝与葡萄藤，小而密集的果实便是伏盖太太年年都会忧虑的事情，也是她与房客们的话题。顺着侧面的两堵墙各有一条狭小的甬道，甬道尽头处是一片菩提树荫。尽管伏盖太太出生在龚弗冷，但“菩提树”三个字总是不能正确地读出，房客们再三从文法上加以纠正也无济于事。两条甬道中间，一大块方地上种着朝鲜蓟，左右是被修成圆锥形的果树，四面又围着些莴苣、旱芹和酸菜。菩提树荫下有一张绿色油漆圆桌，四周放了几条凳子。在热得能孵化小鸡子的大暑天，有钱喝得上咖啡的顾客，将在这儿品尝伏盖太太的咖啡。

房子分为四层，顶上是一间阁楼，楼房正面用粗沙石砌成，刷的那种黄颜色几乎使巴黎所有的房子都令人作呕。每层楼都开着五扇窗子，均是小块的玻璃，细木条的遮阳伞撑得高低不一，杂乱无章。房子侧面有两扇窗，楼下的两扇安装有铁栅栏和铁丝网，大有防盗之意。正房之后是个大院落，宽约二十尺，那些猪呀、鸭呀、兔子呀，和谐地生活在一块儿。院子里有个用来堆木柴的棚子，棚子与厨房的后窗中间挂着一个食品柜，下面淌着从洗碗池流出的污水。临着什·热威希街还有一扇小门，厨娘为了防止瘟疫必须冲洗院子的时候，就把垃圾从这扇门里清扫到街上。

房屋的格局仿佛是特意为开公寓设计的。为了吸收光线，底层的第一间屋子装有两扇临街的窗子，通向园子的是一扇落地长窗。客厅的一侧通往饭厅，饭厅与厨房中间是个楼梯道，楼梯的台阶是由木板和擦得亮闪闪的彩色地砖拼成的。举目望去，客厅的景象更加萧条了。为数不多的沙发和椅子上面包的廉价的马鬃布，满是一条条忽暗忽亮的纹路。正中间放置

着一张黑底白纹的云石面圆桌，桌上摆放着一套白瓷小酒杯，上面的金线已剥落掉一大半，这样的酒杯现在还随处可见。这间房子的地板很差，四周的护壁板只有半人高，其余的部分糊着上油的花纸，上面画着《丹兰玛葛》<sup>①</sup>主要的几幕情节，那些有名的人物都涂着颜色。两扇带有铁丝网的窗子中间的壁上，画着加理泼梭款待于理斯之子的盛宴。四十年以来这幅画时常引起入住的年轻房客的嘲讽，将他们因贫穷而不得不将就的饭食取笑一番，以显示自己的处境比他们高出很多。石砌的壁炉架上，有两瓶藏在玻璃罩下的旧纸花，中间放了一座俗不可耐的半蓝不蓝的云石摆钟。壁炉内非常清洁，可见除非重大场合难得使用。

这间房子里散发着一种说不出的怪味，我们暂且将它叫作“公寓味”吧。那是一种闭塞的、霉烂的、酸腐的味道，让人发冷，闻起来又潮腻腻的，直往衣服里钻；那是刚吃过饭的饭厅里的气味——酒菜混着碗盏的气味，更像是救济院的气味。所有的房客特有的气味，与他们伤风时发出的气味混合成了令人生厌的作呕的味道，若加以分析，这种味道就不那么难理解了。话说回来，这间客厅虽然使你恶心，但相较于隔壁的饭厅，你还是觉得客厅迷人、芬芳，犹如贵妇人的卧室。

饭厅全都装着护壁板，油漆的颜色已经无法辨认，只有一块块油迹画出的奇形怪状的图案。每个黏手的食器柜上都摆着破裂的水瓶、雕刻着花纹的金属垫子，以及很多破旧的都尔奈<sup>②</sup>的蓝边厚瓷盆。在屋角放着一只小橱，有许多标着号码的格子，里面存放着寄膳客人满是污迹和酒痕的餐巾。还有一些用不着的家具，没处安插才被扔在这儿，像与那些文明的残骸被丢弃在救济院里一样。

我们能看到一个晴雨表，下雨的时候便会有一个教士出现；还有些令人恶心的版画，配着黑漆描金的框子；一口古老的镶铜的贝壳座钟；一只绿色火炉；几盏布满灰土与油脂的挂灯；一张铺着漆布的长桌，上面油腻的厚度，足够爱淘气的医院实习生用手指在上面书写病历；几把残缺不全的椅子；几块可怜巴巴的小脚毯，草辫似散非散；还有些破破烂烂的脚炉，

---

① 指十八世纪法国作家费那龙的一部小说《丹兰玛葛》，内容为特洛伊战争结束后奥德修斯之子寻父的故事。

② 原法国城市，一八三〇年后归属比利时。

洞眼碎裂，铰链零落，木座子已被烤得早已无法辨认最初的颜色了。这些家具又老又旧，破烂不堪，霉烂虫蛀，老弱伤残，奄奄一息，作者也不忍心再考验读者的耐心了。

红色的地砖因擦洗与着色过多，表面坑坑洼洼的。总而言之，这儿是贫穷得毫无诗意，是那种千疮百孔的、浓缩的、毫无生气的贫穷。虽然它还没有深陷泥潭，只是溅上泥浆，但已劣迹斑斑；即使没有破洞，不曾褴褛，也即将崩溃腐朽，变成垃圾。

这间房子最热闹的时间就数早上七点前后，伏盖太太的猫总是赶在主人之前抢先登场。它首先跳到食器柜上，把好几罐盖着碟子的牛奶闻嗅一番，呼啊呼啊，开始做它的早课。不久寡妇便出现了，网纱做的便帽下面，露出一圈来不及戴好的假头发，懒洋洋地趿着软鞋睡眼惺忪地走进房间。她浮肿的脸上，正中隆起一只突兀的鹰钩鼻，浑圆的小手，像教堂的耗子般胖胖的身材，蓬松饱满的面颊，颠耸耸的乳房，所有这些都与这寒酸气十足而暗里蹲着冒险家的饭厅合拍。她置身于热烘烘的臭气中，却一点儿也不觉得恶心。她的面容似秋季初霜一样新鲜，周围布满皱纹，表情可以从像舞女那样的笑中含情，一跃而变为像债主那样的横眉立目。总之，她整个人就是公寓的化身，公寓是她的注脚；就如监狱里少不了牢头禁卒。这个小女人没有血色的肥胖，便是这种生活的产物，就好像染病是医院气息的后果一样。罩裙底下钻出毛线织成的衬裙，罩裙又是用旧衣衫改制的，棉絮从裂缝中露出来，这些衣衫又是客厅、饭厅与小花园的微缩版，同时也泄露了厨房的内容和房客的品位。她在场时，这种场面也就更完美了。

五十岁上下的伏盖太太看上去和一切经过忧患的女人无异，无神的眼睛，假惺惺的神气酷似一个随时会装怒来敲竹杠的媒婆，而且她存心不择手段讨便宜，若世界上还有什么乔治或毕希葛吕<sup>①</sup>出卖，她是一定要出卖的。可房客们却没有认为她是坏人，他们听见她和他们一样咳嗽、哼哼，便同情她也是个穷光蛋。她从未向大家谈起过伏盖先生是怎样的人。关于他是怎么破产的，她说是遭了厄运。他对她不好，仅仅留给她一双好流眼

---

① 二人均为十八世纪时法国的将军，一八〇三年二人合谋暗杀拿破仑失败被杀。

泪的眼睛，留给她这所房子维持生活，并且给了她不必同情任何不幸人的权利，她说这是因为她受尽了天下所有的苦难，看不到比自己更不幸的人。

女主人急促的脚步声在地板上响起时，胖子厨娘西尔韦赶忙打点房客们的早饭。对于来这里吃饭的房客，通常她们只包晚饭，每月交三十法郎饭费。

这个故事开始时，寄宿的房客共有七位。二层楼上是全公寓最好的两套房间，伏盖太太占用其中小的一套，另一套住着古的太太，她去世的丈夫是共和政府时代的军需官。和她同住的是一个年轻的少女——维多莉·坦依凡小姐，她把古的太太看作母亲一般。这两位女客的膳宿费用每年是一千八百法郎。楼上三层的两套房间里，分别住着一个姓伯瓦拉的老先生和一个年纪在四十岁左右、戴假发、鬓角染黑了的男子，他自称是退休的商人，叫伏脱冷先生。四层楼上还有四个房间：老姑娘米茜努小姐住了一间；以前做粗细面条和淀粉买卖，大家都习惯地称他为高老头的，住了另外一间；另外两间是给“候鸟”预备的，留给像高老头和米茜努小姐一样只付得起每月四十五法郎膳宿费的穷学生。除非伏盖太太没有办法，才乐意容留这种人，因为他们面包吃得太多。

当时，两个房间中的一个，住着一位从安古兰末<sup>①</sup>乡下来到巴黎读法律的青年学生——奥耶那·德·拉斯蒂涅。他家人口众多，为了支付他每年一千二百法郎的生活费，全家省吃俭用。他是那种因家境贫寒而只得选择埋头苦读的青年，从小就深知父母的不易，自己一边梦想锦绣的前程，一边准备学业，挑选迎合社会未来动向的学科，以便捷足先登，谋利于社会，回报家庭。假如他没有独特的观察能力，没有在巴黎交际场中可以无孔不入的本领，我们这个故事就要缺少真实的色彩。这点真实性全部要归功于他敏锐的头脑，归功于他有去探索一桩惨事内幕的欲望，而这件惨事是凶手与受害人一致讳莫如深的。

四层楼的顶上还有三间阁楼，其中一间用来晾衣服，还有两间是做粗活的男仆利列瑟杜弗与胖子厨娘西尔韦的卧房。

除了以上七位寄宿的房客，伏盖太太旺季淡季统统算上共有八位法

---

<sup>①</sup> 法国地名，为外省。

科或医科的大学生和两三位住在附近的熟客，只包一顿晚饭。可以容纳一二十人的饭厅，晚餐时将坐到十八个人，午饭时仅有七位房客，坐成一圈的情景颇有几分家庭气氛。每位房客都趿着软鞋下楼，对其他人的衣着、神气、隔夜的故事，都要津津有味地品评一番。这七位房客倒成了伏盖太太特别宠爱的孩子，她依照膳宿费的数目，对房客定下照顾和尊敬的分寸，如天文学家一般不差毫厘。而这些萍水相逢的人心里也都有着同样的尺度。三层楼的两位房客一个月才付七十二法郎，如此便宜的价钱也只能在圣·玛赛城关或是产科医院和流民习艺所中间的那些地段才能找到。这一点，足以证明那些房客或明或暗全受着贫穷的逼迫，这样才使这座房子内部的寒酸相，在房客们破烂的着装上显露无遗。

男人们穿着叫不出颜色的大褂，好像丢在高等住宅区垃圾桶边上的靴子，衣领磨破的衬衫，名不副实的衣服。女人们穿着暗淡陈旧、反复染过而又褪色的服装，饰以补过的旧花边，戴着早已磨得发亮的手套、总是油腻腻的领围和已经磨得有点儿透明的围巾。衣服虽然这样，但差不多个个都生得很结实，都已在生活的大风浪里经受过历练。冰冷严峻的脸，好像和旧的而不再继续流通的银币一样模糊；干瘪的嘴巴却配着一口尖利的牙齿。看见他们就能理解到那些已经上演过的和正在上演的戏剧——不是在脚灯和布景前面上演的，而是一出出活生生的、无声的现实生活戏剧，一部部催人泪下的、冷酷无情的、永无休止的生活剧。

老姑娘米茜努，疲倦的眼睛上面套着一个油光锃亮的绿绸眼罩，扣在脑袋上的铜丝着实把慈悲女神吓一大跳。身体只剩一把枯骨，上面却披着一幅穗子零零落落似眼泪一般的披肩。起初她应该也鲜艳过，现在怎么会形销骨立呢？因为荒唐胡闹吗？有什么伤心的事吗？是过分贪心，还是陷入情网不能自拔？有没有兜售过服饰？还是可能是个娼妓？是否因为年轻时骄奢过度，年老时才受到路人侧目的报应？惨白的眼睛让人毛骨悚然，一张枯萎的脸使人不愿侧目，尖厉的说话声更像是丛林中冬天将至时的蝉鸣。她自称曾服侍过一个患膀胱炎的老人，这老人被儿女们认为没有钱而遭到抛弃。老人给她一千法郎的终身年金，到现在他的继承人还时常因此跟她争执，恶意伤害她。显然她的面貌是被情欲摧残得非常厉害，肌肤之间却还残留了些白皙与细腻的痕迹，让人觉得她的身上多少还保留着一些动人

之处。

伯瓦拉先生几乎是架机器。每每走在植物园的小道上时，活像一个灰色的幽灵：戴着软绵绵的破旧鸭舌帽；无力地抓着一根手杖，上面的象牙球柄早已发黄了；褪色的大褂遮不住空荡荡的扎脚裤，衣服极不协调地在那里胡乱扯着；套着一双蓝袜子，两条腿像喝醉了酒似的摇摇晃晃；上身穿着露出胸脯的白背心；粗纱颈饰如同一根枯草，同绕在火鸡脖子上一样很别扭的领带，乱糟糟地缠在一起。根据他那副模样，大家都在心里嘀咕，这个幽灵样的人是否跟在意大利大街上溜达的哥儿们一样属于泼辣放肆的白种民族？是什么工作使他变得这样干瘪瘦小？是什么样的欲望把他那张长满小球刺儿的脸弄成了黑沉沉的猪肝色？若把这张脸画成漫画，简直用不上夸张。

以前他是干什么的？也许做过司法部的职员，曾经收到过刽子手们送来的账单——执行死囚犯所用的蒙面黑纱，刑台下铺的糠，刑架上挂铡刀的绳子等明细。他也可能做过屠宰场的收款员，或者当过卫生部门的副检察官吧。总之，这家伙好像社会大磨坊里的一匹驴子，做了奴隶却从不知道主人是谁，仿佛是一个公众的灾殃或丑事都围着它转的轴心。总之，这种人我们生活中随处可见，但又不可缺少。这一张张被精神和肉体的双重痛苦折磨得僵死的脸，巴黎的上流人物是不可能获知的。巴黎真是一片海洋，即使丢下探海锤也无法测量它的深度。不用花多少心血到里面去寻找去描写，也不管海洋的探险家是如何众多，都能随时随地找到一片处女地，发现一个新的洞穴，或是几束鲜花，几颗珍珠，一些妖魔鬼怪，还有一些为文学上的探索者所忽略的不可思议的东西。伏盖公寓就是这些奇怪的魔窟中的一个。

其中有两张脸同多数房客和包饭的主顾明显不同。维多莉·坦依凡小姐面色苍白，带些病态，像患有干血癆的姑娘。经常的忧郁、局促的态度以及寒酸娇弱的外貌，使她脱不了痛苦这个主要基调，虽说如此，她的脸却不显老，她的动作和声音也仍然是轻快的。这个不幸的女孩儿就如同一株刚刚移植的灌木，只是因为水土不服而显得叶子有些萎黄。黄中带红的脸色，灰黄的头发，太纤瘦的腰身，很有几分中世纪小雕像上的那种妩媚。灰中带黑的眼睛显出她是有基督徒式的温柔与隐忍的。她穿着朴素而廉价

的衣服，显出年轻的体态；她以和谐匀称取胜。只要心情愉快，她也非常动人。女人在有幸福感时才具有美感，正如打扮齐整才显得俊俏一样。若是舞会的欢情能把这张苍白的脸染上一些粉红的色调，若是考究的生活能使这对已微微低陷的面颊重新丰满而泛起红晕，若是爱情能使这双忧郁的眼睛再重新流光溢彩的话，维多莉小姐也许可以与最美的少女一比高下。她只不过缺少能使女人返老还童的东西：漂亮的衣服和缠绵的情书。她的故事足可以编写一本书了。她的父亲自以为他有不认亲生女儿的理由，不把她留在身边，每年只供给她六百法郎的生活费，又改变了他财产的性质，以便全部留给儿子。维多莉的母亲于悲苦绝望之中，最后死在远亲古的太太的家里，古的太太就把这个可怜的小姑娘看成亲生女儿一样抚养长大。

作为共和政府军需官的寡妇，古的太太除了丈夫的预赠年金和公家的抚恤金以外，几乎也一无所有，她随时都有可能丢下这个既无经验又无资产的少女，使她任凭社会摆布。善良的古的太太每星期都会带维多莉去做弥撒，每隔半个月还要去忏悔一次，使她将来至少能成为一个虔诚的姑娘。这办法的确有些效果，多了对宗教热情的支撑，这个弃女将来也可能会有出路。她爱她的父亲，每年都回家转述母亲临终时对父亲的宽恕，但每次都遭遇父亲的冷遇，悻悻而归。她的哥哥是她唯一的调解人，但他四年中从没有到公寓来看望过她一次，也从没有给予过她一点帮助。她祈祷上帝能擦亮父亲的眼睛，感动她的哥哥，她为他俩祈祷，对他们毫无怨言。古的太太和伏盖太太却憎恨字典上咒骂的字眼写得太多，不足以形容这一老一少两个男人这种野蛮的做法。她们在咒骂混账的百万富翁的时候，总会听到维多莉说些柔和的话，就似受伤的野鸽即使在痛苦呻吟时，听起来也像是求爱的喁喁之声。

奥耶那·德·拉斯蒂涅拥有白皮肤、黑头发、蓝眼睛，一张典型的南方脸。风度、举止、姿态，都呈现出一副大家子弟的样子，幼年的教育养成了他高雅的习惯。尽管身着朴素的隔年的旧衣服，但仍会显得风度翩翩，被认为是时尚青年。平时他只穿一件旧的大褂，粗背心；蹩脚的旧黑领带扎得马马虎虎，同一般大学生一样；裤子与上衣相似，脚上是已换过鞋底的旧靴子。

在两个青年和其他房客之间的人物，是四十岁左右、鬓角染黑的伏脱